

與原住民共享平安 To Live in Peace with Aboriginal Peoples

Isaiah 65:17-25, Yr. B., September 27, 2015

我名叫佐治 (George)，是加拿大的原住民。我歷代的祖先在這片大地已經住了幾千年。我們過的是尊重大自然的生活。但歐洲人來到這裡之後，這一切都被改變了。他們擁有強大的軍隊，又有先進的武器。到達後，強硬地說這是上帝給他們的大地。他們建立一條叫“發現的教義” (Doctrine of Discovery)。當日的教廷與政治領袖立例宣稱，因為我們不是信耶穌的人，上帝容許他們佔領我們的地方。我們當然抵擋不了。這是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我們經過無數次失敗的戰役，我們要接納與這些歐洲人一同在這片大地共存。他們介紹我們認識耶穌，禁止我們跳我們民族的舞，打我們民族的鼓，只許我們學唱聖詩。他們說只有風琴是上帝喜悅的樂器。

但最困難的是加拿大成國之後，為了要改變我們的文化，言語，及歷代祖先存留下來的生活方式，他們成立了“寄宿學校”。當日的加拿大，人民大部份都是信耶穌的人。他們認為他們的信仰是至高無上的。他們知道不能改變我們，所以他們轉眼注目於我們的孩子。聯合教會在 1925 年成立，他們也參與“寄宿學校”的工作。教會與加拿大政府聯手辦學，認為這是一個難得傳福音的機會。他們應為原住民的前途是認識基督教，為他們提供一個新的自我身份。這是我們原住民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刻。我們不是說信耶穌不好，但為何要用這個方法呢？

加拿大政府的“印第安人部門”可以派人來到我們中間，看見適齡的兒童便隨意捉拿。他們不需要我們父母的同意，把我們的兒女用巴士遷移到遙遠的地方，說這是合法的。他們為他們起一個新的名字，學習另外一個語言及文化。你能否明白我們原住民的父母的心情是如何？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我自己的兒女。我的母親問我為何我：為何我們不能與兒孫一起居住？我不能提供答案。

你能否想像兒女與父母在這種強迫性，長期分開的感覺是什麼？你能否想像你們所傳揚的那位上帝在我們原住民的心中有什麼感受？近年政府的報告指出，很多小孩子經歷心靈難以形容的創傷。有些營養不良，有些卻被虐待，有些決定自盡。實在不應該是基督教國家應該發生的事情。我們當中有些人慶幸可以多年後見到自己的兒女。但他們已不再是我們當年所認識的小孩子了，他們長大了。他們說流利的英文，講話的方式與我們已經不同。我們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對話，他們不認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他們不知道如何在這篇美麗的大地過活。他們不曉得打獵，種菜，及捕魚，與整個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完全脫節了。

原住民的文化受嚴重受到的傷害。言語，文化，及整個民族的去向受到極大的衝擊。最重要的是整個民族精神文化崩潰，兩三代之間不能溝通。今日社會人士仍然以為我們是一群懶惰的人，只喜歡飲酒，浪費時間及金錢，不願意融入主流社會。面對這個黑暗的時期，沒有啤酒如何可以面對靈性上的糟蹋。眼見這篇大地被外人佔領，融入談何容易？整個“寄宿學校”的工作

破壞了我們歷代祖先給我們的傳統及文化，人民不能溝通。“寄宿學校”是希望原住民接受基督信仰，本來是好的。不過透過強硬的手段，以教育為名，破壞我們正常的生活，使原住民文化破產。我們都不是愚蠢的人，我們都不是沒有信仰的人。我們回顧看這段歷史，我們帶着複雜的心情來看這個叫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這個歷史事實改變了聯合教會。改變了聯合教會對其他民族的觀點，也改變了他們對於福音工作的性質的認識。其他教會可能不需要進行這個神學反省，聯合教會因為曾經直接參與“寄宿學校”，定意要關注並促進這個與原住民關係的重建。聯合教會對於過往發生事件感到十分遺憾。作為原住民，我十分欣賞聯合教會所採取的行動，願意糾正過往的錯誤。就是今天所有要服侍聯合教會的牧師，都必須要上一課種族關係的課堂，正面面對與原住民的話題。我要順帶一讚，聯合教會願意向原住民道歉，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基督教會一直以為自己是上帝唯一用的器皿，擁有至高無上的宗教信仰，在歷史上曾經有驕傲的表現。能夠站出來承認自己的過錯，是一件可喜的事。我相信這是真正認識上帝的人應有的勇氣。

有人以為聯合教會忘記傳揚福音的工作。教會沒有忘記。傳揚的訊息與方法是不能分割的。傳福音並不單是要人接受一套思想，有沒有舉起手來接受耶穌作個人救主等等。耶穌的愛並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心理作用。傳揚福音的方法是透過與人同行，同哭，同樂。

聯合教會着重建立多元文化的教會。我們認識到福音的工作不單是呼籲人來教會崇拜，而是直接明白人所處的處境。福音不單是改變他人，也要改變自己。傳福音的途徑是透過尊重對方的觀點及信仰。你會發覺聯合教會沒有貶低其他宗教，例如原住民的傳統信仰，回教，佛教，道教及其他傳統宗教。聯合教會並不是說所有宗教都是一樣。你們的宗派並不是走這條路線。不過他們認定他們所信的福音，要求他們對他人的信仰及文化要有極高的尊重。今日若有人轉向耶穌，是透過聖靈不斷的鼓勵及催逼，也是教會以尊重的態度將福音陳明。並不是高壓政策，也不是透過高舉自己貶低他人。教會的福音使命是一條雙行線。在我們分享信仰故事的同時，我們也需要聆聽他人的信仰故事。

早一陣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最後報告呼籲人民所出反省，我們有信仰的人要走出一個不同的基督教文化，一個尊重對話，尊重不同，並有容許上帝使信徒驚訝的空間。

我要多謝一位韓國的神學家，他名叫 Andrew Sung Park. 我稱他為白教授。他有一本書叫“上帝受傷的心”(The Wounded Heart of God)。他說基督信仰着重因信稱義的道理，但是因信稱義也有盲點。這盲點就是當講論救恩的時候，這個教義的出發點是為罪人宣告上帝的愛，它並沒有處理被欺壓的人的需要，也沒有正面處理我們與鄰舍的關係。因信稱義是說我們不能自救，需要外來的幫助。需要上帝無條件的赦免。即使這是一個美好的禮物，它有時給我們一個錯覺就是我們什麼東西都不可以作了。只要傳揚罪得赦免的救恩。

從廣義的角度來時代說，對！所有人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所有人都是罪人。但在這個“所有人都是罪人”的大前提之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所謂“罪人”，有不同的處境，有不同的需要。若我們把歐洲來的基督徒及原住民放在一起，說我們大家都是“罪人”，需要接受耶穌赦免的恩，便加上句號的話，就是忘記了這兩班人在這大前提之下有兩個不同的需要：陷害他人與被陷害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傷害他人與被傷害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從第二個的角度來說，陷害人的需要被赦免；被陷害的人不需要赦免，他們需要公義。這兩班不同的罪人，因為福音的緣故，需要建立和解 (reconciliation)。這正是聯合教會察覺得到的地方。

白教授說，因信稱義的道理需加上因愛稱義的道理。我們這班已經被赦免蒙愛的人，若曾經加害於他人的話，需要正面面對我們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傷痕。因信稱義不可能單單談及我們個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它邀請我們面對因為罪的原故對他人做成的傷害。只講蒙赦免不談和解，是自我欺騙的作為。白教授說得好：“信心的另外一面是愛。沒有愛，信心是空洞的。沒有信心，愛是盲目的。”

我們現在正在重建家園，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是窮人，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是無業遊民，只顧着飲酒。我們經過寄宿學校的慘劇之後，需要時間及資源重建家園。我們有原住民能夠融入主流社會，我們也有原住民的基督教會，我們也有牧師。在我們重建的路上，我們重新肯定我們歷代祖先給我們的傳統，文字，及文化。我們明白我們活在一個不同的社會。我希望你可以多了解我們的處境及文化。我中間也有跟隨耶穌的人。一來學習不忘記自己的傳統，二來學習尊重跟隨聖經的教導。你們都是中國人的基督徒，我相信你們明白我所說的是什麼。我們是保護大自然的人，敬畏上帝的人。我希望你們透過對話及學習來認識我們，不容許歧視的眼光輕看對方文化獨特之處。

最後我想讓你們知道，原住民事件深深改變了聯合教會。教會深切地反省過去的錯誤，希望與原住民並且其他民族建立良好的關係。他們希望透過對話服侍及尊重將基督的愛與其他民族分享。他們重新拾起公義的課題。福音的工作是多重的，不單要人相信耶穌，它也涉及服務，重建，社會公義，援助及宗教對話等等。很多華人教會狹窄地限制他們對福音工作的認識只限於改變他人的信仰。這祇是福音工作中其中一個很小的環節。聯合教會有一個“傳道服務基金”(Mission and Service Fund)。若你不能個人抽出時間出外作外展的工作，你可以透過奉獻金錢支持教會切實對有需要的人作出幫助。這是其中一個傳福音的途徑，是以行動回認上帝的愛的方法。

請祈禱